

玄意幽远

中华传统文化随谈丛书

戴燕 著

魏晋玄学风度



中国哲学的智慧
境界宏阔、气魄高洁
禅宗、心学、道教……
皆清人耳目、发人深省
可以相亲

云南人民出版社

玄意幽远

——
魏晋玄学风度

中华传统文化随谈丛书

玄

戴燕 著

主 编:葛兆光
组 稿:瞿洪斌
责任编辑:钱 雯
封面设计:西 里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仅限中国内地销售

玄意幽远——魏晋玄学风度

戴 燕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 编:650011
番 禺 市 印 刷 厂 印 装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375 字数:85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8000

ISBN7 · 222-02126-4/G · 238 定价:9.8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23--1996-014

玄意幽远

目 录

玄意幽远	(1)
《老》《庄》登场	(5)
返其所始	(10)
言尽意否	(16)
超越生死	(23)
清谈雅论	(28)
何晏与王弼	(33)
王弼释《老子》	(38)
清通简要注《周易》	(44)
《四本论》与才性之辩	(50)
竹林七贤	(56)
声无哀乐	(62)
阮籍的难言之痛	(67)

玄意幽远

与山巨源绝交	(70)
庄子不死	(74)
谈“无”说“有”	(79)
手持麈尾口谈玄	(84)
从金谷到兰亭	(89)
看杀卫玠	(94)
名士丞相王导	(99)
但用东山谢安石	(104)
汉晋人写《诫子书》	(109)
吃药与养生	(114)
玄学时代的女性	(119)
玄言也是诗	(123)
王羲之的书道	(129)
山川与画	(134)
弥天释道安	(139)
佛僧说逍遥	(145)
庐山释慧远	(150)
可怜东晋最风流	(156)
流风百代之下	(161)
后 记	(166)

玄意幽远

说玄学，难免要解字析义，先说一说“玄”字。

“玄”字常常被组合在玄妙、玄虚、玄远、玄默这一类词里，北方话里如今还有“这事儿玄了”的说法，都带有一层神妙难解、莫测高深的意味。“玄”本来是指黑色，“诗经”的“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便是用这个本义。因为古代人相信天玄地黄，玄又代表天，于是，它的意思再推出一层，扩大到表示远，比如庄子爱把远古称为玄古，而老子形容他那个著名的“道”，叫做“玄之又玄”，宋人吴澄体味它深具“幽昧不可测知之意”（《道德真经注》），这个玄，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便解释为“幽远”。

幽远的“玄”，与代表黑色、代表天的“玄”，在意义、感觉上本来都有相通之处，然而，在《老子》“玄而又玄”

玄意幽远

的阐述下，这幽远之“玄”又多了一种“玄”，沾染上浓烈的哲学意味，这意味当然是老子独具的。如果我们把古代列圣列贤排排队的话，富有“玄”味的自然首推老子，外加一个人的话，那便是被视作老子思想继承人的庄子；如果我们把古代哲学思想的概念语词清理一遍的话，富有“玄”味的当然要数道家的“道”，其次，那就是和“道”可以互相诠释互相置换的“无”。

不过，虽然老子絮絮叨叨反反复复叙述他那个“视而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时确实有点玄，有点恍兮惚兮，幽兮渺兮的神秘，但是，就象所有人对现实人生的兴趣总是远远大于对纯粹形而上问题的关心一样，老子讨论抽象宇宙本体时也不能不下及现实人生，所以，他的“道”也常常转换为一套人生哲学。“道”是“无”，“无”是寂静、是隐退、是默然、是无为、是柔弱、是自然，于是，奉“道”为本的人应当取守势、取弱势、不逞强、不放狠、无为而不争，“致虚极，守静笃”。老子说，你看那水不就是“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吗？人应当象水，学它的柔弱、清澈，流动不居顺乎自然，这便是“道”，这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效法自然的最高境界即“无为而无不为”，倘如从字面上看，“无为”和“无不为”似乎矛盾，搁在一道不好理解，可是照老子的逻辑，尽管别扭，它自有道理，“天何言哉，万物以成”，

玄意幽远

自然无言，四季流转。这份道理，当然只能从玄而又玄的“道”中去体会，体会不出，人生便俗，体会出来，人生便如“道”一样成“自然境界”。

把玄而又玄的“道”和现世联在一起设计人生的，除了老子，还有庄子。“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这讲的是人生；庖丁解牛，顺其腠理，这讲的是人生；佝偻承蜩，非技有道，这讲的是人生；髑髅不愿复生而甘愿为髑髅，这讲的还是人生。当然，庄子和老子也有不同之处，老子的态度比较现实，他处心积虑设计的是一套处世方略，即如何在现世保全自己，而庄子似乎更注重个人精神对现世的超越及自我心灵的自由，“逍遥游”三字便是他的人生最好概括，“物物而不为物所物”便是他所欣赏的人格境界，他觉得这种玄而又玄的人生境界便“与道合一”，因为“道”正是“物物而不为物所物”的精神本原。

这种玄而又玄的宇宙之“道”和人生之“道”真的能在现实世界上实现吗？它会不会过于幽远了？谁也不知道，因为战国到秦汉，人们一直奉行的是一种贴近现实的实用哲学和生活准则。可是，光阴似箭，岁月流逝，数百年之后的魏晋时代，真的有人来谈这玄而又玄的宇宙之“道”，真的有人来行这玄而又玄的人生之“道”了。王弼、何晏、向秀、郭象乃至支遁、慧远都来讨

玄意幽远

论《老》、《庄》，辨析“无”“有”，追寻本体，人们似乎对“玄之又玄”的幽远之处突然发生了兴趣；一个又一个文人名士乃至皇帝丞相都来实践那种散淡渺远的人生境界，仿佛“逍遥”的自由真的在他们心灵中出现。东晋名士王徽之住在山阴，一个大雪之夜，酒酣耳热之际，突然想念朋友戴逵，连夜乘船赶去，天明时分到了戴逵门口，却又掉转头命船返回，有人不解，王徽之神气坦然地一笑：“我本来乘兴而去，兴致尽了自然要返回，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这便是著名的“雪夜访戴”的故事。王徽之潇洒的名士风度大受后人赞赏，“会待子猷（王徽之字子猷）清兴发，还须雪夜去寻君”（苏轼诗句），“平生爱雪如子猷，江湖乘兴常泛舟”（范成大诗句），这倒真是自由而随意的逍遥之游了。

于是，人们把魏晋称为“玄学的时代”，之所以用一“玄”字，就是因为这哲学追寻的太幽渺太抽象了，这生活与现实世界似乎也距离太遥远太脱节了，他们仿佛一直要走向那深邃的“玄意”之中。

玄意幽远！

《老》《庄》登场

魏晋时代，老、庄著作突然盛行，有人戏言：“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意思是三天不看老子的书，舌头根子发硬，说话就要打磕绊。老子、庄子如此受到重视，在这二位的生前身后，还是头一遭。

开卷则有益，是中国人历来的信条，人们相信人生的一切答案都写在书里，书是漫漫长夜中的明灯。读什么书走什么路，反过来，也可以说走什么路读什么书。魏晋以前，虽有过焚书坑儒、嫉书如仇的秦始皇，也有过热心劝进、乃至躬自圈定必读书目的汉武帝。两般手法，却是同一个结果：不给书读的秦代儒生苦不堪言，给了书读的汉代儒生日子也不好过。

汉武帝雄才大略，扩疆封土，气度恢弘，可对读书人却十分小器。他规定只许看五种书：《易经》、《诗经》、

《尚书》、《礼记》、《春秋》，叫做五经。把这五经学好了，就给官做。汉代儒生自然别无所求。可是，要读书读得能讨皇帝的欢心并非易事，书少人多，又能翻出几许花样令皇帝天天不厌其烦呢？读书人只好挖空心思，各出怪招。有愚木呆直者，拿出刨根究底的劲头，抓住一经拚命抠，咬文嚼字，烦言碎辞，不得要领。当皇上用国家大事一试，便出纰漏，他只会圆眼双瞪，茫然无措，纵有五经里的圣人圣旨在他肚里滚瓜烂熟，临阵却派不上一点用场，皓首穷经，终是一无所获。又有投机取巧者，把五经干脆撇在一边，任意发挥。“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尧说”二字，演义出十万字的长篇。五经原典早在他们手里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更惹得皇帝生气。

一边是物质利诱鼓励人读书，一边又是对读书的严格限制，往窄胡同里这么一挤，乖乖的读书人一下着了疯魔。一会儿，圣人的金口玉言统统变成迷信谰讳之辞；一会儿，孔老夫子也变成了会施魔法、神奇妖异的老精怪，穿凿附会，惊世骇俗。到后来，儒学日渐虚妄荒诞，令读书人自己心里也不好受，甚至怀疑到问题是不是就出在五经本身。东汉王充、桓谭一派激进之士，还把社会上虚浮伪诈的风气，也归结到了儒家正统思想上。

读了一百多年的五经，结果读书人心境大坏，越读越累且不说，还越读越糊涂，原指望靠五经引路，到头来却只剩下一团怀疑、厌倦和茫然。钦定五经是不堪读了，可总得有别的什么书读吧，否则的话，人生中大大小小的疑难真不知如何解决。这时候，便是《老子》、《庄子》出场，结束了汉武帝导演的这幕儒学“独脚戏”。

读赋五经的人乍读老、庄，顿生清新透脱之感。老、庄讲天下万物都以“无”为本，来也自无、去也归无；讲人当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不异一声棒喝，令书生儒士恍然觉悟。原来，天下多少要紧的事、麻烦的事，左不过是个无，犯不上顶真、拘滞，枉费心力。人生一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高官小民，富贵贫贱，同将化为一抔黄土。做人可以不那么累，读书可以不那么苦。

老子和庄子教人心空灵澄澈，褪尽凡俗，也不为利禄之想，也不为稻粱之谋。读他们的书，人的心境自然轻松，少一分功利，却多一分意趣。魏晋人对书的态度比不上汉人对五经的那般庄重，他们把读书看成是消愁解闷、自我娱乐。“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正正经经的话在他们嘴里一说，就有点谐谑的味道。本来对老子自有一片虔敬之心，到这儿，却好像专拿人家练嘴皮功夫似的。晋代有个郝隆，他把读书当作

自我消化、自我满足。人家七月七日晒衣物，他朝天仰卧晒肚皮，还认真地说：“我晒书。”书都喂自己了，肚皮可不是个大书兜？魏晋人觉得读书是自己的事，可以任性选择、随心所欲，从来顾不得什么禁忌。因为又不靠读书求前程，也就决不去做那等钻头觅缝、立奇造异的事，兴之所至，点到为止，不执着，不拘泥，像陶渊明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

读书是关于人性情的事情。魏晋的读书人里有许多热衷于注解《老子》、《庄子》，都不是为了图谋什么实际的利益，但老、庄哲学的流行，却的确的确有这些人的功劳，而读老庄，注老庄，谈老庄，人们的思想就很难不跟着老庄走了。所幸的是，魏晋人的口味很宽，他们喜欢老庄，也不嫌弃儒学，只不过换了副老庄的眼睛来看五经，这五经就跟汉人眼里的不一样。比如《易经》，汉儒看它既复杂又神秘；到了魏晋人手里，它的神秘复杂就一概消解，思路通达、逻辑洗炼，还非常容易理解。还有孔子形象的变化也十分有趣。汉代人了解的孔子，是从五经中勾勒出来的，因为据说孔子整理过五经，那么，五经的微言大义当然要归于孔子。可是我们现在知道，真正完整反映孔子言行的莫过于《论语》，《论语》里的孔子才是活生生的，像常人一样生活行事的，而对这部书价值的认识正自魏晋人开始。

读书大可以影响到人们思想的形成与改变，魏晋时代的思想潮流往往是以老、庄哲学为源头的，与汉代正统的儒学思想传统极为不同。但是，新思潮不是无根自生的，恰如老、庄著作的流行并非偶然的一样，在新、旧思想之间其实有一种难以隔绝的血脉联系。正如西方思想史的展开，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对《圣经》的一次又一次阐释。在中国，每一代哲学思想的建立和发挥实际上都离不开五经这个蓝本，所以，老、庄哲学从根本来看，不过是魏晋人拿来对付五经的武器。

《世说新语》记载：“诸葛玄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玄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王衍字夷甫，晋代的清谈名家，他指点诸葛玄研寻老、庄，便是深知老、庄的厉害；而诸葛玄一试之下果然奏效，则正应了那句老话：开卷有益。

返其所始

返回家园，并不是现代哲学才有的主题，溯源的话，大概可以追踪到人类文明建设的初起。二十世纪以来工业的发展日益加深了人类对于自身孤独处境的感受，于是，迷惘中的现代人不禁一次次向自己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现代哲学正是因此建立了它寻找自我、重返家园的宗旨的。这种情形，与魏晋玄学的产生很相似。

玄学的产生，也是从那个关于人的根本问题开始的，只不过玄学的背景与二十世纪哲学思潮的背景大相径庭。使现代人迷失自我，找不到归乡之路的，是迅速发展的工业所造成的人为屏障，隔断了人与自然界、人与自己历史的联系，而魏晋时代的人们则是在汉代的哲学传统面前感到困惑，不知自己究竟为何物。

在汉代哲学里，唯有“天”和阴阳五行才是真实有意义的，“天”是有意志的世间万物的主宰，阴阳五行是宇宙天地的根本秩序，而人不过是在“天”的神圣威严

控制下、没有自由没有意志没有灵性的一个符号而已。一般汉代哲学家的兴趣都在如何解释宇宙生成、构筑宇宙模式上，人真正的是沧海之一粟，微不足道，他们对人类自身之外的事物有许多了解，对人自己却所知甚少。汉代的头号思想家董仲舒这样描述人：“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卷十一）即是说人出生下来，之所以为万灵之长的人，那是“天”的意志、“天”的恩德，与人自己无关，人的老祖宗是“天”。“天”赋予了人的生命，也同样造就了人的体质形貌、思想感情。人有三百六十块骨节，是“天”仿照一年的三百六十天造的；大关节十二个，相当十二个月；肌理血脉，相当于河流山川；耳目聪明，相当于日月悬空；五脏肺腑，等同于木火土金水五行，手脚四肢，等同于春秋四季，就连眨眼的动作，也仿佛昼夜交替的运行。人是“天”之所生，又靠什么活着呢？靠的是阴阳之气。“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若水常渐鱼也。”（《春秋繁露》卷十七）人受着阴阳之气的滋养，犹若鱼儿优游在水中，人既受阴阳二气的养育，那么，性情便也由它决定，比如一个人木讷而少柔情，就是只有阳气而无阴气的缘故。为什么人总有贪婪的一面和仁慈的一面呢？也是阴、阳合和二气俱备的结果。东汉人编的《白虎通义》讲的更加古

怪，它说人的五性六情都是由阴阳之气产生的，肝主仁、肺主义、心主礼、肾主智。肝属五行中的木，形状也像木，青色而有枝叶，仁德就由此而生，等等。

汉代哲学家描画的“人”简直象是“天”的副本，对照它看看现实中的自己，真伪难辨，哪一个又是真实的自我？在接受汉代哲学遗产的时候，魏晋人不禁疑虑顿生：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哪里是人类生存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一个根本漠视人的存在的时代过后，人们从心里萌发关心自己的生存处境、寻找真正的自我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

现代人在大工业文明的包围之下，拚命逃向大自然，是由于现代人在大自然中为孤独的心灵找到了慰藉，而魏晋人所意识到的，则是汉代哲学传统加之于人的层层障碍，使人丧失了真我的面目，丧失了居处，陷于孤独之境。——“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人自己。人之所以把自己与自然世界相隔绝、与过往历史相隔绝，而茫然不知根植何处的原因，就在于对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生成本源的误解，犯了“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王弼《老子注》）的错误。人们被自己精心设计的概念、逻辑所迷惑，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因此，要重新找一块人类精神的栖息之地，就必须打破前人的藩篱，将前代观